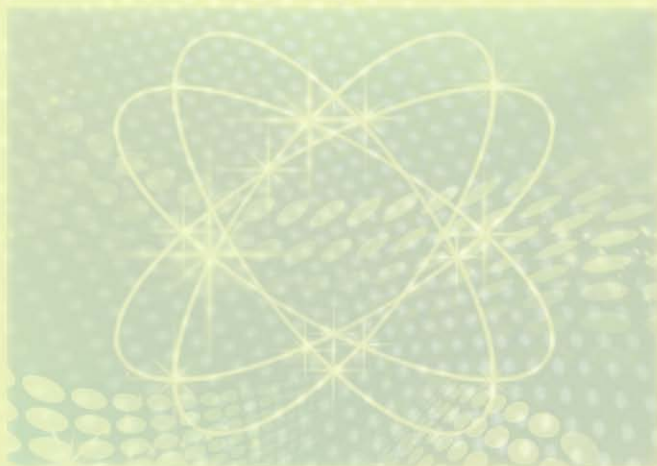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——清圣祖康熙

杨发兴 主编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/ 杨发兴主编. ——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2. 8(2007. 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648-845-4

I. 世… II. 杨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211 号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——清圣祖康熙

主编: 杨发兴

责任编辑: 张光朝

责任校对: 李秋根

版式设计: 李宏

出版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)

印刷: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

开本: 787×1092¹/₁₆

印张: 360

字数: 300 千字

印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48-845-4

定价: 576. 00 元

前 言

康熙大帝爱新觉罗·玄烨（1654-1722），是清代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，是被公认的英明皇帝。他聪慧好学，知识丰富；他精明强干，勤于政务；他南征北战，叱咤风云；他事必躬亲，励精图治；他所向披靡，政绩卓著，向被史学家所称道其是“康乾盛世”的开创者。尽管因为社会制度封建性的局限，使康熙大帝具有与其他封建帝王同样的阶级压迫及封建剥削，但这并不损害他作为封建君主的睿智与英明。

他还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。他在位 61 年，建树颇多，对于当时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，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巩固，都做出了卓越贡献。这位满族出身的君主，与历代著名的汉族帝王相比毫无逊色，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之一。他所开创的“康乾盛世”是中国古代的顶峰，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发展的制高点，他把清朝带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。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。

康熙曾是一个与天花夺命的幼童，一个拥有天下却要忍气吞声，日日如同行走于钢刀边缘的少年；他也曾是一个力排众议果断撤藩，却又在漫长的战争中险些丧失了勇气的青年；他还是一个收复了台湾，驱逐了沙俄势力，又平息蒙藏地区动乱，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的中年领导者；也是他，一生英明果断却在晚年陷入继承人的旋涡之中。

历史是镜子，历史也是艺术。回顾康熙王朝的历史，盘点康熙王朝的大事小情，展现在眼前的不单是康熙这个个体，更多的则是他所缔造的这个王朝，以及传递给这个国家的性格。兴也罢，衰也罢，后人看到的也只是纸上的只字片言。但是，也正是在这只字片言中，我们才真正领悟了康熙的统治思想、治国方略，以及康熙作为一个凡人的情感世界。

本书以史实为根据，着重勾勒康熙帝一生的主要事迹，全书内容精当，文笔流畅，雅俗共赏，可读性极强。详实的记录了一个盛世君主传奇的一生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矮檐下的少年天子.....	1
一、八岁的小皇上.....	1
二、爆发的火山.....	50
三、天子的初夜.....	124
第二章 小试牛刀.....	227
一、你也有这一天.....	227
二、朕要的是他的脑袋.....	287
第三章 枭勇八旗军.....	343
一、安得猛士跨海行.....	343
二、好一场痛快的恶战.....	425
第四章 大帝的千秋功过.....	523
一、御驾亲征不空回.....	523
二、谁说虎毒不食子.....	594
三、最后的日子.....	653

第一章 矮檐下的少年天子

一、八岁的小皇上

白居易曾有诗云：三千宫女胭脂面，几个春来无泪痕？诗的意思是，在封建专制朝代里，无数年少貌美的女子，被皇帝强行囿于宫中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整日只能以寂寞忧愁为伴，眼见得秋去春来，韶华渐老，却也只能凄凄惨惨地面对着大好春光，以泪洗面。

可以这么说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，从宫女们疲惫的双眼中流出来的泪水，足可以汇成一条黄河了。

由泪水汇成的江河，其滋味自然是苦涩的。这苦涩就是一种罪恶。这罪恶当然是那个时代铸成的。不过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罪恶的根源应该是皇帝。大凡皇帝，不都是离散别人的女子供自己一人享乐吗？

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这似乎是皇帝的天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个人只要做了皇帝，就远离了痛苦。而没有痛苦的人，是不会流泪的。所以白居易以为，当春花烂漫的时候，潸然落泪的，只能是“三千宫女”，而皇帝，自然与眼泪无缘。

但白居易似乎错了。当一六六一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在北京，有一个皇帝却泪如雨下。

那天天气很好，没有风，更没有雨。温暖的太阳，有些懒洋洋地照着北京城。京城的大街小巷中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常，完全是一派冬去春来的复苏景象。这也难怪，毕竟是春天到了。这种季节是最容易勾引出人们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某种希望或欲望的。

然而，在紫禁城里，却似乎依然是冬天，就连从石缝里冒出的小草，好像也显得没精打采。几乎没有人走动，更听不到什么人的声音。偌大的紫禁城，仿佛被去年的冬天窒息了。

不过，如果竖起耳朵在紫禁城里认真地走上一遭，特别是走到储秀宫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，有一个人正抽抽噎噎地诉说着什么。说话之人，便是那个泪如雨下的皇帝。这个皇帝叫爱新觉罗·福临，也就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。

顺治皇帝不仅泪如雨下，而且还双膝跪地。作为皇帝，上跪天，下跪地，中间跪父母。而顺治皇帝的父母早已死去，他缘何下跪？能让顺治一边跪地一边泻泪的，又是何人？

顺治皇帝的面前有一张床。他就是伏在床沿抽泣的。床上躺着一位女子。这女子十分年轻，也异常貌美。只是此刻，她脸色苍白，双目黯淡，纷乱的头发几乎摊满了一床。她，就是顺治皇帝平生最钟爱的妃子、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美人——董小宛。

她还没有死。从她干裂的双唇间，尚有微弱的气息出入。见顺治痛不欲生的模样，她很想对他说些什么，但她的舌头已经僵硬，无法把她的心情表达出来。她也很想陪他流泪，可她的眼内早已干涸，无法把她的心意流露出来。她只能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任双唇间的气息一点点地减弱，任柔软的躯体一点点地变硬。她还知道，要不了多久，她就要与她心爱的皇上永别了。因为，她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似乎她心爱的皇上正离她越来越远……她实在没有力气了，上下眼皮只能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地向一起合拢。

顺治看出了变故，连忙大叫一声：“爱妃……”

她好像听到了他的呼唤，双眼略略睁大了些许。他急忙跟着又大叫了一声：“爱妃……”

仿佛心有灵犀，她的双眼竟然完全睁开了，而且双眸内明亮异常。叫顺治惊喜无比的是，从她早已失去光泽的双唇中，居然进出了一句话来：“陛下……”

顺治就像三九天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，“腾”地窜了起来，一把将董小宛抄入怀中。“爱妃，朕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……”

她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一丝微笑。顺治觉得，她此时的微笑是他一生当中所见到的最美的风景。

她断断续续地道：“陛下，这么多天来，为了臣妾，您吃尽了苦头……臣妾心中，委实不安……”

顺治两颊处蕴积的泪水，此刻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滴落在她苍白的脸上。也许，他的泪水太过炽热，她苍白如雪的两颊，渐渐地烧起了两抹红晕来。

“爱妃，只要你能平安无事，就是受再多的苦，朕也心甘情愿……”

顺治说着，猛一回头，冲着屋外高声叫道：“都给朕滚进来！”

哆哆嗦嗦地，从屋外连滚带爬地走进来十几个御医。这十几个人刚一进屋，便“咕咚咚”齐刷刷地跪在了顺治的面前，且低头耸肩，不敢乱动一分。

顺治又大叫：“都给朕抬起头来！”

十几个御医扭了半天脖子，才勉强强地抬起了头，一起战战兢兢地望着顺治。

顺治虽已停止流泪，但泪痕斑斑的脸庞，加上一双几欲喷火的怒目，样子实在骇人，而从他口中吐出来的言语，则更让人心颤。“你们这些狗奴才，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，竟然敢说朕的爱妃已无药可

治，可你们都睁大狗眼好好地看看，朕的爱妃现在不是醒过来了吗？”

诚然，顺治怀中的董小宛已然醒来，且面色红润、双目溢彩，除瘦削不堪之外，似乎没有一点病状

十几个御医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顺治言道：“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朕现在治你们死罪，你们可有话说？”

御医们大呼“冤枉”。顺治吼道：“住口！朕的爱妃本无大恙，可你们不仅束手无策，还妖言惑朕，说朕的爱妃已病人膏肓，这欺君之罪，理应当诛，何冤之有？”

一个年迈的御医匍匐到床前，颤颤巍巍地道：“陛下，老奴在宫中数十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不仅尽心尽力地伺候陛下，还曾尽心尽力地伺候过先皇，老奴以为……”

“你是想叫朕念在你曾经伺候过先皇的份上，饶你不死？”

老御医摇了摇头：“陛下，老奴已七十有二，死不足惜，更何况，如果真的是老奴误诊了董妃娘娘，那么老奴即使受千刀万剐之刑，老奴也是死有余辜！”

顺治阴沉沉地道：“既如此，你这个狗奴才还在这里啰嗦什么？”

老御医回道：“陛下，老奴只是以为，老奴并没有误诊了董妃娘娘。老奴行医数十年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错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顺治双眉一紧，“你这个狗奴才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认罪？”

老御医似乎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。“陛下，老奴恳请再为董妃娘娘把脉……”

顺治冷笑一声道：“狗奴才，你想死得明明白白，是吗？”

老御医言道：“老奴正是此意。”

许是董小宛已醒来，顺治心中高兴，所以顺治就言道：“朕看在你曾经伺候过先皇的份上，这次就成全你吧。”

“谢陛下成全！”老御医叩了一个头，向前爬了两步，伸出枯瘠的右手，去为董小宛把脉。顷刻，老御医的右手就缓缓地收了回来。

顺治冷冷地问道：“狗奴才，朕已成全了你，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”

老御医摇了摇头：“陛下，老奴行医数十载，既没出过什么大错，也没说过什么谎话。老奴现在禀明陛下，董妃娘娘虽然看来神智已清，但这只是回光反照。老奴以为，至多半个时辰，董妃娘娘就将永别陛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顺治的双目中立时射出两道如刀剑一般的光来。他小心翼翼地将董小宛放下，然后一步步地走到那个老御医的近前，厉声喝问道：“狗奴才！你刚才对朕说什么？”

老御医没有多少惊慌。一个人只要将生死抛诸脑后，也就没什么可惊慌的了。“陛下，老奴实话实说，董妃娘娘至多还有半个时辰，老奴不想欺骗陛下，老奴……”

老御医没能再继续说下去，因为顺治的双手已经死死地卡住了他的脖子。显然，顺治皇帝发怒了。一个发怒的人，双手是有无穷的力量。老御医似乎听到了自己的脖颈正在发出骨头断裂的“咔咔”声。

顺治高声叫道：“你这个狗奴才，竟敢诅咒朕的爱妃，朕要活活掐死你！”

老御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，挣扎着言道：“陛下，老奴说的……是实话……”

说实话的人似乎总不得好死。这位可怜的老御医，就这么被顺治皇帝硬生生的掐死了。死时，老御医的嘴还大张着，似乎仍然在说着“实话”二字。

掐死了老御医，顺治觉得还不解气，又狠狠地踢了老御医一脚，然后冲着那十多个跪倒在地地的御医喝问道：“你们，还敢对朕的爱妃胡说八道吗？”

叫顺治感到惊讶的是，那十多个御医，居然一声不吭，一个个深埋着头，就像没有听到顺治问话一般。对皇帝不理不睬，可是大不敬之罪啊。顺治猛然咆哮道：“来人啊！把这些狗奴才统统拉出去斩了！”

“呼啦啦”从外面跑进来十几个宫廷侍卫，一人揪住一个御医，转瞬间便没了踪影。冷不丁地，顺治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轻唤道：“陛下……”

是董小宛的声音。顺治急忙转身，只两步便跨到床前，口中言道：“爱妃，朕在这里……”

再看董小宛，脸上的红晕褪去了，眼中的光彩消失了，只有两片千巴巴的嘴唇在不停地嗫嚅着。

顺治慌了：“爱妃，你怎么啦？”

董小宛吃力地言道：“陛下，那个老御医说的对，你不该杀他，臣妾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”

顺治连连叫道：“爱妃，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，你答应过朕，你要永远陪着朕……”

董小宛说出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陛下，再见了……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似乎还想挤出一丝笑容，但没有时间了。她便带着这种遗憾，合上了双眼，离开了她曾经拥有过的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世界。

董小宛走了。她走时，不仅带走了她自己的全部，同时也带走了顺治皇帝的灵魂。

一个人的身躯若失去了灵魂，便会变得空洞无物。空空如也的顺治，一点点地瘫在了地上。眼泪，就像决堤的江水，从他的双目中喷涌而出。泛滥的泪水，淹没了他的视线，也淹没了他的希望和信念。世上的一切，似乎都与他无关了。

不知何时，顺治的泪水终于流尽，也真的是流尽了。顺治的眼中，不再蓄有一滴泪水。他看见，那个被他掐死的老御医，就躺在他的身边，张着大口，睁着大眼，似乎在质问他。

顺治吁了一口气，又看了老御医一眼，然后爬起身，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董小宛的容颜，接着，他就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储秀宫。

宫外，大大小小的太监、宫女不说，只朝中大臣就至少有数十位。但顺治就像没看见他们似的，一直踉踉跄跄地朝前走。那些大臣们不敢怠慢，簇拥在一起，不远不近地跟在顺治的后面。人虽多，可因为没有人敢喘粗气，所以一切都很静寂。但顺治还是觉察到了，打住脚，缓缓地转过身，不冷不热地言道：“你们，为何跟在朕的身后？”

既是朝中大臣，自然就清楚顺治与董小宛之间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。现在董小宛去了，顺治的心中将何以堪？故而，顺治这么一问，众大臣便一起跪下，几乎是不约而同道：“恭请陛下节哀，千万勿伤龙体……”

顺治本不想理会众大臣的话，但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于是就轻声言道：“索尼，你近前听话。”

从人群中爬出一位年迈的老者来。他便是三朝元老索尼。顺治吩咐索尼道：“董妃娘娘的后事，由你去操办。”

索尼叩首道：“老臣遵旨！”

顺治略略沉吟道：“依皇后规格安葬董妃娘娘。还有，那个被朕误杀的老御医的后事，你也一并料理吧。”

索尼再叩首：“老臣这就去料理后事！”

索尼带了几个人匆匆而去。顺治面向众大臣道：“你们都各自散去。朕有些累，要去休息。”

皇帝的话就是圣旨，谁人也不得违背，更不敢违背。顺治的话音刚落，众大臣便纷纷离去。只有几个太监、宫女，还远远地站在顺治的一侧。

顺治叹了口气，径直朝养心殿而去。到了殿门口，顺治转身对跟在身后的那几个太监、宫女言道：“朕去休息，你们就留在这里。任何人都不许进来打搅！”

紫禁城内的宫殿甚多。一般的皇帝都住在乾清宫，而顺治却偏爱养心殿。说是“休息”，实际上，顺治只是那么直挺挺地躺在龙床上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好像连一点睡意都没有。

其实呢，顺治的身心早已是疲惫不堪。好在他的灵魂已经被董小宛带走，他也就变得无所思又无所想了。不过，他没有合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他只要一合眼，那董小宛就会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已经没有灵魂了。他不敢再直面他醉心痴爱着的女人。因此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似乎是在静静地品味着死亡的那种独特的感觉。

中国的历史上，痴情的皇帝当然有之，但顺治皇帝，也许是最典型的一个。

因为，在储秀宫的时候，面对着死去的董小宛的尸体，顺治就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只是，作为一个皇帝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。正是这未了的心愿，支撑着他从储秀宫走到了养心殿，又支撑着他硬挺挺地躺在床上，顽强地呼吸着。

所以，他就不敢合眼。他竭力不去想他心爱的董妃。他要抓紧时间去想他应该想的事。

他想起一件事来了。那是两年前，在乾清宫，是一个晚上。他那天整个下午都和董小宛在一起。董小宛简直太美妙了。她的容颜，她的身体，她的言语，她的动作……她所有的一切，都让顺治心驰神往，魂飞魄荡。那个下午，那段美妙的时光，顺治永远都难以忘怀。

“不……”顺治无力地呻吟一声。现在不能去想董小宛。他有另外的事情要考虑……好了，又回到两年前的那个晚上，在乾清宫，顺治坐着，他的身边，围着三个小孩。他们分别是他的大皇子、二皇子和三皇子。

也许是下午时光度过得太美妙了，所以他就想问他的这三个皇子一个问题。说起来，这个问题非常简单，那就是：长大了想干什么？只不过，再简单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更何况，顺治的那三个皇子都还很小。大皇子十岁，二皇子八岁，三皇子年仅六岁。

顺治按照长幼顺序，先问的大皇子：“大阿哥，朕现在问你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？”

大皇子答道：“父皇，儿臣长大之后，想做一位大将军，为父皇征战沙场，保国安邦！”

顺治点点头，转向二皇子：“二阿哥，你长大了之后，又想做什么呢？”

二皇子回答：“儿臣想做一个贤明的亲王，治理好父皇分封给儿臣的一方土地和百姓，为父皇分担治国安邦的辛劳！”

顺治又点点头，最后面向三皇子：“三阿哥，你大皇兄想做一位将军，你二皇兄想做一个亲王，你现在告诉朕，你长大了究竟想做什么呢？”

三皇子直了直身体，挺了挺胸脯，十分清脆而又响亮地回答道：“父皇，儿臣长大之后，愿像父皇一样，做一个让四海臣服的贤明的君主！”

大皇子、二皇子都不由一怔。但三皇子却依然笔直地站立着。这一次，顺治没再点头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三皇子。末了，顺治伸出手去，在三皇子的头上温柔地抚摸了下。

“……愿像父皇一样，做一个让四海臣服的贤明的君主！”

两年过去了，三皇子的这句话时时刻刻在顺治的耳边回响。而今天，此刻，顺治躺在养心殿里，三皇子的这句话，就显得异常地响亮。顺治不觉伸出手，似乎是想再摸摸三皇子的脑袋，可手伸出去了，却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顺治又想起，他在储秀宫陪伴生病的董妃那十几个日日夜夜里，除了御医们之外，进出储秀宫最多的，便是三皇子。董妃喝药，三皇子亲自奉上。顺治流泪，三皇子默默地为他拭去。今天下午，三皇子本也呆在储秀宫内，只是顺治眼见得董妃已奄奄一息，不忍心让三皇子看到那种生离死别的场面，这才强令三皇子离开储秀宫。

是的，是的，三皇子不仅有勃勃雄心，而且聪明宽厚，确具一副帝王之资。只是，三皇子太过年幼，而朝中大臣，又不乏阴险狡诈之辈，如果大权旁落他人之手，岂不是有愧于列祖列宗？

“不过，” 顺治下意识地锁起了眉头，“朕即帝位之时，止才六岁，而三皇子今已八岁，比朕当年尚长二岁。只要处理得当，料也不会出什么大事。”

想到此，顺治便从床上爬起。他要去慈宁宫一趟。他要把自己的意思向母亲说明白。他知道，只要有母亲在，大清王朝的权柄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

顺治感到了一阵莫大的轻松。他明白，他现在真的是无牵无挂了。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。这么想着，顺治便在心灵深处低低地唤了一声：“董爱妃，朕就要来了……”

顺治从床上爬起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。养心殿内了无光明。但顺治还是看见了，就在不远处的地上，跪着一个人。那跪着的身影很小，不像是一个成年人。

尽管殿内光线很暗，可顺治依然一眼就看出，那跪倒在地的身影是谁。所以，他尽量用一种温和的语调言道：“三阿哥，你何时进来的？”

那跪着的身影果然是三皇子玄烨。玄烨毕恭毕敬地回道：“父皇，儿臣天未黑时就进来了。听门口的公公们说，父皇不想别人打搅，所以儿臣就一直长跪于此。”

天未黑时进来，现在天已黑透，玄烨究竟跪了多长时间？顺治连忙呼道：“皇儿，快快起来，小心跪坏了身体……”

但玄烨没有动弹身体：“父皇，儿臣不敢起身。”

顺治一怔：“皇儿，这是为何？”

玄烨答道：“因为儿臣有罪。”

顺治大惊：“你，何罪之有？”

玄烨清清楚楚地言道：“儿臣今日下午，假传了父皇的圣旨。”

顺治愕然：“你，如何假传朕的圣旨？”

玄烨回道：“今日下午，父皇在储秀宫，命令侍卫将那些御医拉出去斩首。儿臣知道之后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又觉得那些御医本没有什么大错，所以就赶在那些御医被斩首之前，儿臣对那些侍卫假传了父皇的圣旨，说父皇有谕，赦免那些御医所有的罪过……”

顺治忙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些御医并没有被斩首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玄烨言道，“儿臣知道假传圣旨理当问斩，所以儿臣就长跪于此向父皇请罪！”

顺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皇儿，假传圣旨可真的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啊……”

玄烨叩首道：“儿臣知晓。请父皇发落！”

谁知，顺治却长叹道：“皇儿，你以宽厚仁慈之心，弥补了朕的一大过失，何罪之有啊！”

玄烨再聪明，也只有八岁。“父皇，您刚才所言，儿臣有些不明白……”

顺治双手扶起了玄烨。“皇儿，朕在储秀宫，因爱妃病重，心中悲痛异常，一时失去了理智，乱了分寸，于盛怒之下，这才谕令侍卫将那些御医拉出去问斩。而实际上，朕的本意也不想滥杀无辜……”

玄烨立即问道：“父皇的意思，是不想杀那些御医了？”

顺治不觉点了点头：“朕一时大怒，铸下过错，皇儿却能及时补救，这不仅毫无罪过，反倒是大功一件啊！”